



海妖

SIREN

饭卡 著

许许多多年后，
曾经见过这场面的人仍然记忆犹新。
地中海遍布他的传说，
一个海妖般白皙的少年从海中出现，
挥舞巨镰收割生命，黑色眼眸无星无月。



漫工厂丛书·浪漫幻想系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妖. 1 / 饭卡著. --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1

ISBN 978-7-5034-6798-1

I. ①海… II. ①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23172号

总 监 制: 南派三叔

总 策 划: 陈 文

责任编辑: 卢祥秋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: 16 字数: 28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: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34-6798-1

定 价: 29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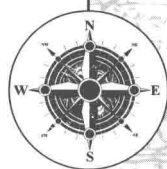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第一章	○	海盗的招聘会	001
第二章	○	海妖	007
第三章	○	尼克人伙	014
第四章	○	两份契约	022
第五章	○	尼克队长纯爷们儿	030
第六章	○	尼克队长的癖好	038
第七章	○	蓝色六芒星	045
第八章	○	骑士	051
第九章	○	你是主人我是仆	057
第十章	○	金毛寻回犬	065
第十一章	○	罪	071
第十二章	○	每个月的那段……	079
第十三章	○	女性员工的权益保障	086
第十四章	○	不会游泳的海盗	093
第十五章	○	法语与裙子	101
第十六章	○	枫丹白露	108
第十七章	○	过去的审判	116
第十八章	○	失巢之雏	125



第十九章	○ 离开巴黎	132
第二十章	○ 红胡子	138
第二十一章	○ 四兄弟的故事	145
第二十二章	○ 一块手帕	152
第二十三章	○ 佛罗伦萨	158
第二十四章	○ 毒蛇洛伦佐	164
第二十五章	○ 追踪	171
第二十六章	○ 真相	178
第二十七章	○ 桑塔露琪亚	185
第二十八章	○ 攻城	192
第二十九章	○ 尼克鱼	197
第三十章	○ 查理的天使	206
第三十一章	○ 卡尔下船	214
第三十二章	○ 业火	222
第三十三章	○ 鞭刑	230
第三十四章	○ 半夜敲门的幻觉	236
第三十五章	○ 一把小扁豆	242
尾声	○ 舷窗外的呼唤	249



S I R E N

第一章

海盗的招聘会

公元1515年夏，北非海岸，阿尔及尔。

近在咫尺的蓝色地中海清澈凉爽，但夏季的风却来自撒哈拉沙漠，干燥灼热的南风几乎能将活人风干成木乃伊。正午，巨大的太阳将这座滨海城市灼成近五十摄氏度的烤箱，连苍蝇也不会选这个时间出来觅食，但阿尔及尔城中心的广场上，却密密麻麻地挤着两千多个男人。

“等了多久了，还不开始？”一个大汉焦躁地擦擦脸上的汗浆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双腿。他刚刚为了椰枣树下一点可怜的阴凉和人打过一架，脸上的淤青让他更加暴躁。

“等吧，我敢说只要一开头，马上就会招满，海雷丁的船可不是那么容易上的。”船队补充人员一般只要两三百人，应聘的却来了十倍的人，竞争之残酷可想而知。

“酸枣汁！淡啤酒！冰凉的饮料解渴消暑啦！”

“无花果！大葡萄！橄榄干！山羊奶酪又香又甜！”

“大爷，要擦刀的油布吗？擦完绝对锋利闪亮，阿拉丁的宝刀也比不上！不要？那看看这来自东方的脚气药膏，还有印度神药大力丸哦！”

十几个小贩不顾暑热挤在人群里，挎着简陋的篮子，好点的推个小车，贩卖各种饮料零食。

在这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城市里，一个远来传教的基督教牧师不敢暴露身份，披着遮阳的袍子要了一杯啤酒，顺便向卖饮料的小贩打听道：“这么多人拿刀带剑的，是在干什么？”

对方立刻露出一副“你孤陋寡闻”的样子：“你不知道？大海盗海雷丁的船在招人啊！”

“巴巴罗萨·海雷丁？那个北非最嚣张的……”牧师掩了嘴，“如雷贯耳！”



可海盗也敢在城中心公开活动，真是有胆，总督不管吗？”

小贩哈哈大笑：“你是外乡人吧。阿尔及尔是海盗之城，海雷丁大人才是真正的地下总督，我们一城人都指着他吃饭呢。只要上了船，就算不开战，一个月也能领三枚金币！”

牧师大吃一惊，要知道西班牙的正规海军，每个月才只有一枚银币的待遇。三枚金币，可以买二十头产奶的母牛了，怪不得这么多人趋之若鹜！

阿尔及尔是海盗的城市，无数市民靠着他们带来的财富生活。他们是财神爷、保护神。海盗是这里最好的职业，比什么都热门。

牧师还想问点什么，却见一个身高接近两米的魁梧巨汉跳上城墙，广场上的人群登时骚乱起来。

“那是冲锋队的副队长汉克！”小贩像看到明星般兴奋，口气十分崇拜，“冲锋队是最厉害的，高手中的高手！汉克能扛着一千斤的大炮发射啊！”

巨汉举起蒲扇般的大手虚空一按，广场顿时安静下来。他的开场白简单直接：

“一眼失明，十枚金币！双眼失明，二十枚！”

“单臂断掉，十枚金币！双臂断掉，二十枚！”

“鼻子、耳朵、手指头一个价，三枚！”

“丢了命的，安家费五十枚！”

惊悚血腥的内容回荡在空中，广场上的男人们寂静了三秒，又突然山呼海啸般沸腾起来：

“太好了！这次给得真高啊！”

“海雷丁大人万岁！”

“掉了那话儿给多少钱？”

“呸！你裤子里那点小玩意儿，连半个手指头都不够，还好意思要补偿啊！”

“啊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巨汉又道：“这次要的人多，五百个！是好汉的就来试试！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银币，向空中一撒，在热火上加了最后一泼滚油，“抢到金币的人等会儿就能上船！”

阔绰奢豪的手段，显示了这支海盗队伍多么强大。

一些沉不住气的人纷纷拥抢那亮闪闪的小东西，人群挤作几团，争抢谩骂声此起彼伏。汉克冷笑一声，这点出息，能上船也顶多是打杂的。

几个强壮的大汉抬上来一只大铁笼子，里面坐着发金币的考官，人群登时疯



狂起来，拼了命地往笼子边挤，运气好靠得近能抢到一枚，运气不好站在远处，就只能拼着力气向里拥，或者打别人手里金币的主意。

火热的太阳帮忙剔除体弱多病的，许多人不耐高温和拥挤，中了暑软绵绵地倒下。广场像炸了窝的蚂蚁群，鞋子挤掉了一地。牧师目瞪口呆地看着这狂热的一幕，惊讶到说不出话来。卖饮料的小贩笑道：“这是专门考验人的，船上可不是舒服的旅店。”

就在许多人挤到动弹不得的时候，城墙边一棵茂密的椰枣树上，“噗”的一声落下一枚枣核。伴随着枣核落地，一个瘦小的身影从树上跳下，踩着别人的肩膀和小贩的推车，小豹子一样窜来跳去，轻轻松松就越过拥挤的人群，一跃跳上发币的大铁笼子。

站在笼子上的汉克愣了一下——这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背着个细长包裹，一身旧衣服洗得发白，粗亚麻布头巾下钻出几缕弯曲的栗色头发。他满面尘土、汗水，看不清面目，只一双眼睛清亮亮黑白分明，乍一看历世不深，却隐隐透着不属于这种年纪的寒光。目光流转之间，好似冷月辉光，寒气逼人。汉克也是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，被他目光一看，竟不知怎么打了个寒战。

“给我一个金币。”少年毫不客气地伸出手来，手腕看起来细白，掌心里却有淡淡的薄茧。

“他作弊！怎么能这样！”人群里有不满的声音响起来。有人伸手想把他拉下来，无奈笼子有三米多高，根本够不到。

少年理直气壮：“你只说抢到就算数，没说怎么抢。”

汉克点头表示同意，可也没给少年金币，他打量一番，笑道：“小子，你多大了，船上可不要孩子。”

“我十六，已经成年了。”少年抬头挺胸，但这动作并没让他高出多少。

“他根本不到十五！这么矮！”

“就是就是！发育不良，一个浪头就给打下船去！”

汉克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张开嘴。”

少年莫名其妙，但考官这么说了，于是听话地张嘴。

汉克弯腰认真严肃地审视了一番，突然大声宣布：“小马驹牙还没长全呢，不能上船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人群里爆发出嘲讽的笑声。

少年有点着急：“我真的成年了，什么都能干！”

汉克看着他尖尖的下巴，摇头：“船上都是粗人，你干不下去的，再长几岁吧。”

“我识字！会读会写！”少年又报上一项能力。嘲笑声顿时小了下来；在这个一百人里未必能找到一个人会写自己名字的时代，能读会写可是了不得的本事。

汉克点点头：“原来是个有文化的。你去广场西侧吧，看那里要不要人。”

考官态度坚决，少年只能从笼子上跳下来，踩着众人的肩膀向西跑。虽然有了准备，可被踩到的人没有一个能抓住他的脚踝。

“妈的，真邪门了，看这小子这么瘦，没想到重得很。”一个人摸了摸被踩得发疼的肩膀抱怨，不知这重量从何而来。

比起广场的疯狂拥挤，西边的招聘会普通得很，白色遮阳帐篷下几张木桌，考官也慈眉善目的样子，可不知怎么，没几个人过来。少年从一张张桌子旁走过，才明白为什么没人应聘。

领航员：要求认识海图，会掌舵，熟识星象、潮水、暗礁地形。

木工：要求会看设计图，会修船、补漏、调漆、打家具。

炮手：射击能力十发九中，会维护修理各种武器，火枪、旋转炮、加农炮都会操纵。

军械师……

少年一边走一边摇头，这些懂技术的专业人员，比识字的更加难找。走到最后，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正在阴凉里看书。他戴了一副高级水晶眼镜，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海盗，倒像个冷漠倨傲的学者。面前铺开一个皮质工具袋，十几把造型各异的银刀锋利无比，截肢用的锯子闪着寒光。

牌子上写着：医生。招聘要求是：别想了，白痴。

少年失望了。

“《医典》，阿维森纳……”临走之前，他轻轻念了念青年手里的书名。

医生抬头看了一眼，问道：“懂拉丁文？”

少年答：“一点点。”

“还会什么？”

“西班牙语，意大利语，还有一点法语和阿拉伯语。”

在文化复杂、人种多样的地中海，文盲会说几门外语并不是奇事，许多行走江湖的老商人甚至比语言学家更精通。医生漫不经心地继续问：

“都会写吗？”



“会的，我常帮人写信。”

青年亲切一笑，如春风般和煦：“哦，这可稀罕了，你叫什么？”

“尼克。”见有一丝希望，少年立刻回答。

医生嘴角一勾：“嘻，我不用人写病历，走开。”他露出个恶作剧得逞的表情，继续低头看书。被耍了的少年呆在原地，旁桌的胖厨师笑骂：“让人家抱了希望再拒绝，维克多，你真坏。”

“去，我可是大好人，同意了才坏吧。”医生把书扣到桌上，把少年上下仔细打量一番，镜片后锐利的眼神像是解剖刀，穿透皮肤肌肉，直达骨骼。

“老实说吧小子，你长得太嫩了。海盗船是个什么地方？凶狠的摩尔人，贪婪的犹太人贩子，被驱逐出教的基督教徒，骗子、小偷、逃兵、被通缉的亡命徒，几百个无法无天的男人憋在船舱里，成月不见女人，长得美可不是件好事。”

尼克一愣，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仍倔强地回了一句：“你长得不赖，不也在船上做事。”

“哎呀呀，说得没错，本少爷确实很帅，可问题是你没有这个。”维克多笑笑，修长的手指抚摸着他的银刀和锯子，“人总是要命的，在船上，只有弱智才会得罪船医。”

尼克无言。技不如人，这些能力他确实没有。一旁的胖厨子看不下去，指点道：“继续往西走吧，货行的老鲁曼或许要人。”

第二轮也被刷下，被招上的希望不多了。

不用吃惊，海盗也做生意。抢来的货物要换成货币，必须和人交易。海雷丁的船队有十几艘大船，肥羊不多的时候，运些当地产的橄榄油、棉花、椰枣，也能赚上一笔。

货行里一片忙碌，二十多个伙计往马车上装运货物，干旱季节内陆寸草不生，这是要交易的粮食。鲁曼是个壮硕的中年男人，常年行走地中海，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商人。他抽着来自新大陆的昂贵烟草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指挥货物运送。

“嗯？要进货行？”鲁曼低头看看眼前的瘦弱少年，“不行孩子，都是辛苦活，我们只要有力气的汉子。”

尼克也不多言，走到一堆装小麦的麻袋旁，伸手拉起一个背到身上，围着大车跑了两圈。

“嗨，看不出，倒有把子力气。”这一个麻袋就是五十磅，壮年男人背着也颇吃力。鲁曼咬着烟斗，咧开嘴笑道：“行啊，正巧少一个人，你被录取了。以

后就在这货行干吧，这几个月我们走旱路。”

“怎么，不能上船吗？”少年放下麻袋，朝岸边的武装船望去。

“孩子，船上虽然赚得多，却是要拼上性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广场上人那么多，医生帐篷和我这里人却很少吗？”鲁曼悠然吐出一口烟圈，“因为船上是要拼命的，死多少人，补多少人。”

“我要上船。”尼克固执道。

老商人摇摇头，少年心性，不知天高海深。拍拍尼克背上的行李，给了他几个铜子儿：“去吃顿饱饭再考虑考虑吧，船上不要孩子和女人，这是惯例。”

不是到了吃不上饭的地步，许多人也不会考虑拼命的职业。这几个钱虽然不多，也可以在阿尔及尔买一大块烤肉和许多淡啤酒了。少年低头道谢，拿了钱走开。

即使懂得几种语言，他还是落选了。从陆地到海洋，有利可图的地方总是人满为患。海盗，也不是那么容易考的。

北非的太阳灼烧着大地，被拒绝的少年渐行渐远，见一个小小的人影逐渐在视线中消失。

“他背了什么啊……”

鲁曼看看自己的手，他好像拍在了某种坚硬的金属上。





汉克带着厚厚一摞按过手印的契约书回到大本营。

和人们想象中肮脏混乱的海盗窝不同，这是座干净清爽的白色城堡，它坐落在阿尔及尔地势最高的山丘上，一面朝向大海，一面俯视全城，伊斯兰风格的圆形穹窿时常笼罩在地中海的薄雾之中，风格高雅，景色优美。

这当然不是海雷丁建的。

从上一任阿尔及尔总督手中“接管”而来时，那胖子哭得比死了亲爹还难看。不在海上时，大多数本地海盗都在别处落脚，只有船长和一些高级船员住在这里。

汉克没心情看院子里雕刻精美的喷泉，穿过曲折迂回的走廊，来到一间大屋前敲敲门：“船长，我是汉克。”

“进来。”

高大的红发男人懒洋洋地靠在阿拉伯式软榻里，一只身长三米的非洲白狮卧在他脚畔，似睡非睡地眯着眼睛，嘴边还沾着几根色彩斑斓的鸟毛。汉克想，这大概是庭院里最后一只孔雀。

男人随手翻看着稀有海图，一丁点强横霸道的神色也没有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和他脚边的狮子一样，船长是喜欢把利爪埋在脚掌中的人，看起来波澜不惊，却随时会用一个闪电般的扑击把敌人撕得粉碎。

这就是横行地中海的最强海盗，巴巴罗萨兄弟中的老三，有“海上红狮”之名的巴巴罗萨·海雷丁。

汉克恭恭敬敬递上契约书：“船长，五百个新人。”

“嗯，辛苦了。”海雷丁接过来翻了翻，“有合适的候补人选吗？”

“没几个能用的，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平庸之辈。”不知怎么，汉克心头突然



浮现出那个轻灵少年的身影，但也只是一闪而过，他摇摇头，斟酌着措词，艰难说道：“船长，阿鲁德队长这些年来一直忠心耿耿，杀敌也从来冲在最前面，您能不能……”

“不能。”红发男人断然拒绝，伸臂把那叠契约书摊开来，“汉克，看这些条目和手印。即使不识字，上船前也必给新人一一读过。跟着我这么多年，连你也不记得了？”

“可那天队长确实喝醉了，正巧那女人经过……”

海雷丁冷冷道：“哦，那么说被强奸是那女人的错，阿鲁德倒是被迫的了？汉克·里文斯，契约第四条是什么？！”说出最后这句话时，他口气已非常严厉，一双冰蓝色的眼睛射出慑人光芒。汉克心神大震，身子一挺，响亮答道：

“第四条：不得奸淫侮辱妇女，违者处死！”

房间里陷入一片死寂。半晌，海雷丁才道：“已经有好多人来求过情了。船上艰苦，下了船去酒馆喝个痛快，找几个花钱的女人，我从来没管过大家私下的活动。但那女人不是妓女，第二天就跳海自尽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海雷丁顿了顿，道出了问题实质：“汉克，她是个传统穆斯林家庭的女儿，我们常年在阿尔及尔活动，惹怒了穆斯林，还怎么继续在这里干下去？饶恕了阿鲁德，以后怎么管束别的船员？海盗契约，什么时候变成了一纸空文？！”

海雷丁的船队纵横地中海多年无敌，在北非沿岸拥有英雄般的声誉，靠的不是一群乌合之众，而是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的严格纪律。海雷丁这三句话如排雷般涌出，汉克默默点了点头，再也无法辩驳。

“是，船长，我明白了。”

副队长魁梧的身影从房间里消失，海雷丁像是自言自语道：“阿鲁德，你有一群好兄弟。”

“是，这样也死而无憾了。”屏风后转出个三十多岁长着鹰钩鼻的精壮男子，正是冲锋队的队长阿鲁德。

“船长，我想最后搭一次海妖号。”

“想死在海上吗？可这趟不一定能遇到能干掉你的对手。”

“那就算运气不好吧，海神不肯收留罪人，回来时我心甘情愿上绞架。”

海雷丁沉默了片刻，点头同意了。

这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，能抱着尊严死去的机会。阿鲁德感激得泪光闪烁：“谢谢船长，我在货行还有两百多枚金币的积蓄，不管我怎么死的，请转交给那可怜的女人家里。”

一个雾蒙蒙的清晨，六艘装备大炮的武装船，十二艘小型三角帆船准备完毕，在一艘船首雕刻着人身鱼尾女性木像的快船带领下，从阿尔及尔港口出发。

海妖号是海雷丁的座驾，她并不是遍布装甲的战列舰，而是一艘单桅中型快船，配二十八门十八磅炮。载满货物的货船、装了沉重装甲大炮的军舰速度都不快，追逐、包围、抢夺、撤退，海盗船只并不要求最强，而是要求最灵活迅速。

“宝贝儿，把噩运带给我们的敌人吧！”

主舵手拍拍美丽的人鱼雕像，饮了一口烈酒，把剩下的倒入大海。在最有经验的船长和水手的操纵下，海妖号是地中海航速最快的死亡帆船。

“出发！”

红发船长一声号令，千帆齐放，船头在海面上激起雪白的浪花。

风帆之上冉冉升起的不是黑色海盗旗，而是红底金飞狮——威尼斯共和国的标志。海盗在发现掠夺对象前是不会用骷髅旗的，而是假扮成商船迷惑对方。

新人们兴奋得难以自抑，拉住缆绳的手不禁微微发抖。老水手之间却存着一种奇怪的气氛，偶像般的冲锋队队长将在这次行动中接受严厉惩罚，葬身海底成了他维护尊严的唯一奢望。

入夜，黯淡的天空看不到星月，浓雾从无尽天幕上拢了下来，把海面遮了个严严实实。附近的友舰已经看不见了，几乎没有海风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只有船体和绷紧的缆绳发出的些微咯吱声飘荡在周围，每一艘船都好像孤单行驶在无边宇宙中一般。

不可见的东西是最恐怖的，踩不到坚实的土地更让人坐立难安。第一次出海的菜鸟们战战兢兢，死活不肯靠近船舷，白天清澈透明的蓝色海水变成漆黑一片，那看似平静的黑色海面下，似乎潜藏着无数噬人的深海巨兽。信教不信教的，都忍不住悄声念叨起真主上帝来。

“嗤，胆小鬼们。”老舵手呷了小小一口烧酒，扫了新人们一眼，鄙视道，“雾天，是我们开张最好的天气。要不是预测到会下雾，船长可不会选这个日子



出海。你们都听说过吧，船长他，是能闻到猎物味道的……”

老舵手故意压低了声音，周围的人不禁被他神秘的样子吸引过来，他接着说：“船长能预测天气，听得懂海鸟的叫声，看得见鱼类的游向，鼻子更能嗅到金子和宝石的气味，跟着他出海，十次有九次都不会落空。知道吗，据说船长曾经给海神送了一个最漂亮的妹妹，换来这些能力……”

一个新手打了个哆嗦，顿时觉得海风凉了起来，故作镇定道：“这都是传言吧，兄弟你资格老，在这片海上，有没有真见过那些……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？”

“能把整条船拖进海底的巨乌贼？撕破船帆的食尸鸟？还是能勾引人下地狱的海妖？嘿嘿嘿嘿……”老舵手不怀好意地低声闷笑，笑得新人们毛骨悚然，“真运气啊，我没有见过，因为见到过的，已经没法站在这里跟你们说话啦……”

黑夜里的恐怖故事总是最受欢迎，人们既好奇又害怕，在这上帝信仰也管辖不到的地方，古老相颂的传说占据了上风。除了值班的舵手和瞭望手不敢放松，其他人都沉浸在似真似幻的故事里……

就在这时，桅杆最高的瞭望台上，瞭望手手中羊皮纸卷成的望远镜那一端，出现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诡异东西。他用袖子反复擦了擦镜片，嗓子里好像塞了棉花般作声不得：

“海、海妖……”

瞭望手眼睛暴突出来，愣了一会儿，突然杀猪一样嚎叫起来：“西南！西南！你们看！！”

甲板上的每一个人都被这惨叫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敌人进攻，纷纷抽出武器靠近船舷观望，谁知却看到让他们终身难忘的一幅画面。

浓雾里，一个模模糊糊的白色身影诡异地漂浮在海面上，随着波浪起伏漂荡。海风将雾气吹淡了一点，众人依稀看见一具赤裸的身子暴露在空气里，纤细的上半身闪着异样的白光，海藻般的湿润黑色长发披散下来，覆盖在丰满白皙的乳房上。

“她”就这么漂浮在海面上，一阵似有似无的歌声飘了过来，这美艳又诡异的画面将众人的心魄紧紧抓牢。

“海妖，真的有海妖，我们要被她的歌声拉进海底吗……”

“当”的一声，老舵手的扁酒壶落在甲板上，酒液流了一地。

包括瞭望手和这艘“珍珠”号的监理在内，所有水手都聚集在左船舷上看“她”，

没有一个人注意到，右边的浓雾中，一艘打着黑色骷髅旗的帆船渐渐靠近。

“阿嚏！”

随着海面上火光升起，美艳的“海妖”毫不优雅地打了个喷嚏，他抱怨般扯了扯贴在身上的白衬衫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这么稀疏的劣质布料，被海水浸透了以后，不管是触觉还是视觉都跟没穿一样。

火枪和高声叫骂的声音代替了歌声，尼克被指派的诱饵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。虽然被冻得够呛，他的身手还是一如既往的灵活。一个拧身，海面下就翻上来一只小小的舢板，他刚刚就是坐在这东西上伪装海妖。

从脖子后解开细绳，胸前两只勾人魂魄的“丰满酥胸”竟然掉了下来。

仔细一瞧，这其实是两个倒扣在胸前的——白陶碗。男人的想象力总是丰富到多余，越是看不清，越觉得神秘性感，母猪也像仙女下凡。尼克把绳子割断缠在头发上，包上头巾，立刻恢复了平胸少年身份。

他现在是一个海盗。在阿尔及尔落选虽然失望，可在这个海盗横行的年代，并不是只有海雷丁一家可以选择。

“哟，别杀那么快，等等我呀……”着火的船上厮杀声响成一片，尼克小声喃喃了一句，操起船桨朝那艘倒霉的“珍珠号”划去。

海雷丁的船队被黑吃黑了。

其实这只叫“海狼”的小海贼队伍可从没敢打巴巴罗萨红狮子的主意，只可惜雾色实在太浓，海雷丁的船又悬挂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旗帜做伪装，以至于分辨不清搞了大乌龙。

珍珠号上的火光穿透了雾气，将友舰吸引了过来。站在海妖号的船首上看着那团红雾，海雷丁失笑。这样一艘孤军奋战的白痴船，算是主动送进狮口的美食吗？海盗船上不一定有什么值钱的货物，却肯定有大量武器和火药。海雷丁想，随便抢一下，就算开张了吧。

况且……说不定有能让阿鲁德心甘情愿赴死的对手。

但事出意料。还没等友舰聚集起来，珍珠号上的火枪声就渐渐沉寂了下去，可代表胜利的旗语却始终没有打过来。



“怎么回事？”阿鲁德皱起眉头，珍珠号上有十六门侧弦炮，还有他的身经百战的副手汉克，对手火力再强也不会一刻钟都撑不到。阿鲁德朝桅杆上的瞭望手喊道：“看看情况！”还没等他话音落下，瞭望手惊恐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：

“汉克副队长重伤！监理死了！那是什么东西啊！！”

众人登时哗然。阿鲁德大声喊了一句：“都镇定！不许吵！”回头看了看船长，海雷丁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，只朝珍珠号点了点头。

“全帆！全帆！”主舵手大声命令，海妖号满速冲了过去。

三百码，二百码，一百码。

渐渐消散的雾气中银光闪动，伴随着凄厉的惨叫，珍珠号上一片血泊。汉克已经少了一条臂膀，鲜血染红了大半个身子，一只手拼命挥舞着他的大刀，双目血红，精神已经彻底陷入癫狂。

“去死啊妖怪！回到地狱去！！”

汉克嘶声裂肺地狂吼着，可对面并不是十几米高的怪兽，只有一个看起来颇瘦弱的少年。

少年手中拿了一件非常古怪的兵器，长达两米的黝黑金属棍子比他本人高出许多，两头是闪着血光的巨大镰刀，就像传说中死神的兵器一样。这件武器少说也有二三十斤，他那纤细的胳膊挥舞起来却好像丝毫不费力气。每一次镰刀在空气中呼啸而过，周围的敌人就会瞬间少个“零件”。

汉克撑的时间太长了，过度失血让他没有了抵抗的体力，少年似乎也被他的癫狂举动搞烦了，高举镰刀转了几圈，巨刃在他手里舞成一团黑光，周围只剩下几个船员被这姿势慑住不敢上前。

接下来，海妖号上所有水手看到了最恐怖的一幕。

飞舞中的巨镰，像北欧传说中的雷神之锤一样猛然砸了下去！汉克举刀去挡，无奈那镰刀下落的威力实在太太大，刀立刻被从中砸断，镰刀无声无息地劈进汉克庞大的身躯，从脖子斜斜向下，将这两米的巨汉活生生劈成了两半！

鲜血喷泉一样冲出断口，白色的风帆上飞溅出四米多高的血色图画。四周一片死寂，剩下的人连发出惊叹和惨叫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包括那少年的同伙，海狼号上的海盗们也屏息悄声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惊动这个恐怖的新人。

或许是惊讶于这个敌人断了一臂还能抵抗这么长时间，少年走近仔细看了

